

有阴晴圆缺
有悲欢离合
记生活百味
看人间烟火

欢迎您的来稿

投稿邮箱：
wanbaofukan
@163.com
请在主题中标
注“生活札
记”。



潍坊晚报

2023年4月9日

星期三

值班主任：李金娜

编辑：常元慧

美编：许茗蕾

校对：曾艳

自行车的故事 未完待续

□庞丽英

有相遇就有离别，对终日相伴我左右的自行车来说，只要它骨架犹存，就难说再见。

想去稍微远些的地方转转，骑着这款普通自行车，疲惫自然少不了，纠结要不要买辆电动车来替代它，可看着眼前陪了我多年的伙伴，终究还是下不了决心说分手。

这辆26式自行车出身名门，算起来二十岁了，是老公当年评优的奖品。银色的车把，小巧的车筐，灰色的车身，锃亮的车轮，支在院子里，显得非常稳重大气，我一眼就喜欢上了它，自此它成了我的专属座驾。

曾经，天蒙蒙亮时，我骑着自行车，后座上载着年幼的女儿，骑行五里路，赶往邻村的学校上班。下班后，我先接女儿，再顺道在村口买些新鲜蔬菜，连同书包一股脑儿地塞进车筐里，欢欢喜喜地骑车带女儿回家。

若是风和日丽，车轮飞转，铃声清脆，一路上和女儿说说笑笑，心情自然美美的。逆风时，我弯腰如弓，使劲蹬着车子，女儿一手搂着我的腰，一手扯着我被风吹起的衣角，细声细气地问：“妈妈，累吗？能载动我吗？”行进中的我能明显感觉到女儿小脸贴过来的温度。“新车，好骑，不累，快到了！”

如若遇到下雨天，我把女儿的书包放进车筐，用雨披把我和书包包裹住，后座上的女儿只能钻到雨披下面，脸贴着我的后背，紧紧抱着我。自行车在雨中摇摇晃晃地前行，车轮带起的水花飞溅，溅湿了女儿的裤脚。即便淋到了雨，她也默不作声。车停，看着满是污渍的自行车，乖巧的女儿反倒安慰起我来：“妈妈，我一定帮您把自行车擦干净，它是咱们的大功臣，可不能委屈它！”听罢，我的心底涌起一阵酸楚。

从农村到小城，这辆自行车随我辗转奔波。光阴流逝，女儿渐渐长大，后座上换成了小儿子，几年如一日负重如牛的车胎磨平了花纹，整日被人间烟火塞满肚子的车筐咧开了嘴。虽不忍抛弃原装部件，无奈它要承载包容的太多，还是忍痛割爱，全部换成了新的。不变的是，我和孩子每天都会把自行车擦得闪闪发亮。

随着孩子们独立出行，这辆自行车真正成了我的专属，车龄虽长，但风采依旧。我每天骑车上下班，将沿途美景尽收眼底。

然而就是这个形影不离的伙伴，也有被我疏忽的时候。有一次晚饭后，我骑车去逛超市，恰遇朋友，相伴着转了转女装区，聊着聊着就走进了家。次日早上上班，打开小屋门，没有自行车的踪影，我的心陡然一紧，三步并作两步跑向超市，远远就看见偌大的广场上，自行车孤零零地支着。想必它一个晚上都没合眼，害怕被遗弃吧？望着“失而复得”的自行车，我自责不已，推车启程的那一刻，我想它一定知晓了我的歉意，原谅了我的粗心。

毕竟车龄长了，车轴磨损严重，偶尔发出吱吱扭扭的声音。路过自行车卖场，询问能不能换配件，卖家回复我可以折价换成新款式，我环视一周，摆放的各类新车的确轻便，但于我来说，眼下这辆承载着无数欢乐和美好记忆的自行车，怎能轻言换掉、再也不见？

如今，小城里的路越修越宽，随之而来的大小车辆疾驰而过。我骑着这辆简单维修后的自行车，在有些拥堵的车流中自由穿梭，环保无比，自在洒脱。在我看来，这个钢铁铸成的坚强伙伴青春依然，它是我对简单生活的执着追求，也是这座繁忙小城的一道独特的风景。

无论岁月如何变迁，无论时代如何更迭，我都愿意与它一同前行，继续书写属于我们的故事。

“后花园”里的迎春花

□张泽森

我是个不擅长养花的人，不管多么水灵的花，到了我的手里，不用一个月，不是枝叶凋零，就是根烂叶衰。因为我总是记不住类似“哪种花喜欢湿润，哪种花喜欢干燥”这样的养花常识。我对花花草草都是一视同仁，要么几天不浇水，要么一天浇几次。尽管如此，我还是乐此不疲地养花。

经过多年尝试，我找到了能和我同甘共苦的“知己花”，一种是只长叶子不开花的叶兰，一种是适应性极强的迎春花。这两种植物非常皮实，无论我怎么养，它们都健健康康，该长叶长叶，该开花开花。

两种花中，我犹爱迎春花，它不光开花早，好侍弄，还可以制成盆景，或者嫁接到别的砧木上。其实，我制作的盆景还是很受大家喜爱的，有不少花友经常上门讨教或讨要呢。

现在天气越来越暖和，我想整理一下我家的“后花园”。所谓的后花园，其实就是阁楼上的一块小空间。当年买房时为了省钱，买了送阁楼的顶层。阁楼的南面被装修成了两个房间，北面没有封顶，作为一处能远眺的小平台。我闲来无事，便辟出一方空间，像蚂蚁搬家一样运来土，种上点小葱、油菜等，周围摆上几盆好侍弄的花草。北面阴冷，整个冬天我都不曾去查看，也不知道花园的情况，大概是荒凉了吧。

然而，后花园的景象给了我一个惊喜。几盆迎春花正开得热烈奔放，金黄的颜色如阳光般照亮寂寥的后花园。其实，我养在室内的几盆迎春花在春节期间就开过了，小区里大部分迎春花也于半个月前结束了花期，没想到后花园“姥姥不疼舅舅不爱”的这几盆，却在偷偷绽放。

我欣喜地观察这迟来的春色，这些花被放在背阴的地方，楼顶的温度本来就低，又被北风吹着，竟也能顽强生长，绽放美丽。它们虽然比别的花开得晚了些，却让人不禁为之动容。由此我想到了教育孩子的问题，有的孩子如同晚开的花，家长不必急于求成，允许他们慢慢来，慢慢积蓄力量。迟到的花期，更显珍贵。

椰子情

□翟云峰

椰子是传统打击乐器中最简单的一种，也是鼓师手中的核心节奏器，它在音乐和戏曲中扮演重要角色。睹物生情，一副普普通通的椰子，让我回想起许多陈年往事。

十年前，刚退休的我觉得百无聊赖，整天窝在家中，除了追电视剧、喝茶以外，再无他事，日子仿佛能一眼看到头。

有一天，邻居老刘来找我，让我陪他去公园走走。我拗不过，只好起身与他同行。刚走到公园门口，就听见里面锣鼓喧天，歌声阵阵。老刘说那是民间歌手、吕剧票友演出的日子，可热闹呢：“这次让你开开眼界，出来干点事吧！”

演出现场人头攒动，我和老刘费了好大劲才选了一处位置——乐队后面的一个小土包上。说是看演出，倒不如说是看乐队的演奏。最让我佩服的是鼓师杨老师，五十多岁的年纪，满腮花白的胡子，戴着一顶鸭舌帽，两眼炯炯有神，一招一式极具艺术范儿。他打的椰子清脆响亮，穿透力强，演员跟随他的节奏渐入情境之中。演奏到高潮，杨老师站起来用敲击椰子的声音来增加韵律感，效果极佳。

这次户外活动，让我一扫往日的焦虑情绪，也爱上了椰子这种打击乐器。我让儿子在网上购买了一副紫檀木椰子。从此，每周一次的演出，我都早早到场。在杨老师身旁，帮他做些演出前的准备工作。演出开始后，我就细心地观察他的动作，轻敲和重敲之间的节奏把控。过了两周，杨老师算是默认我这个徒弟了。半年后，我终于可以进入乐队担当椰子手了。在这期间，我还有幸作为吕剧票友，观摩了不少吕剧演出，为更好地掌握椰子的打击技巧积累经验。我第一次登上舞台，用椰子和乐队一起演奏，是在一次社区组织的迎春春晚演出活动上。敲响椰子的那一刻，我激动极了，甚至有些自豪。

从初识到情有独钟，椰子成为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伙伴。它让我找到了生活的快乐，重新感知到了生活中的细碎美好。生活嘛，就是要会给自己找乐，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日子才越来越有奔头。

